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1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上)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云南大学]徐尽逸《乌鸦》

[西安科技大学]冯桂平《高山女人》

[广西师范大学]韦施伊《十八相送》

[江西师范大学]周 兴《归去来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郭 悦《韩熙载夜宴》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胡 浩《死国》

[贵州省铜仁学院]陈光荣《青龙》

[大连理工大学]王晓雪《如果花再开》

[大连海事大学]姜书航《纪录片》

漓江出版社



2011 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上）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下) / 冰峰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07-5544-7

I. ①2… II. ①冰…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641 号

2011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下)

选编者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

责任编辑 樊德凤 曹 萍

封面设计 蒙 希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48

字 数 851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544-7

定 价 5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第二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

总策划 赵 智 李镇西

策 划 金 岩 庞俭克 张清华 谭五昌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赵 智 李镇西

副主任 李献平 金 岩 王慧萍 庞俭克

成 员 陈亚美 谭五昌 陆 健 刘 鑫 魏丽峰

王海军 张大群 蓝 野 曹 萍

评审委员会

小说评委

曹文轩 北京大学教授

周大新 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宁小龄 《人民文学》副主编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邱华栋 《人民文学》主编助理

李 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副主任

顾建平 《十月》副主编

散文评委

肖复兴 原《人民文学》副主编

徐怀谦 人民日报社大地副刊主编

冯秋子 《诗刊》副主编

石一宁 《民族文学》副主编

冰 峰 作家网总编、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副校长

庞俭克 漓江出版社副总编

周晓枫 《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诗歌评委

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刊》主编

谢 冕 北京大学教授

韩作荣 原《人民文学》主编

商 震 《诗刊》副主编

林 莽 《诗刊》编委、原《诗刊》编辑部主任

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朱 零 《人民文学》诗歌编辑

一个新的文学起点 (代序)

冰 峰

时间在忙碌中变得飞快，第一届全国高校文学征文评奖似乎还余温未去，第二届的征文评奖活动就又开始了。在忙碌中，我们是充实的，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学生在忙碌地上课、汲取知识，也在健康成长。忙碌中，我们在聆听大学生弹奏文字的声音，在聆听大学生脉搏的跳动和情感的涌动。因为他们的文字鲜活、浪漫、充满诗意和激情，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冬天，寒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充满温暖的房间里，寒冷似乎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什么。而大学生杨康的诗，却让我们有了悲悯的情怀，想起了那些在寒冷中坚强生活的人们。冬天的风是巨大的，它对钢筋水泥的袭击已经惨败，但对于行走在风中的草屋和透风的窑洞，寒冷是肆无忌惮的，它已经吹进人的身体，甚至骨头的深处。“父亲居住的窑洞是一座/废弃的窑洞。只有这废弃的窑洞/才不收房租。窑洞潮湿，阴暗/墙壁的裂缝里住着老鼠。”

在杨康的《温暖》中，我们被温暖冻得牙齿打战。杨康对父亲的爱是细腻的，深入的。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们：

“双膝跪地，低头弯腰。头顶/一盏矿灯发出的光，似乎要吞噬所有/
煤层的黑。比朝圣的信徒/还要虔诚，他们在矿井里始终保持/同一种姿
势，也有人把这种姿势/保持了一生。”

身体是弯曲的，精神也早已被压弯。父亲承担的是一副扛不动的重担。作者揪心地告诉我们：“父亲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超负荷地工作着/我不知道父亲体内的这些器官/还能用多久。”作者的这种叙述是残酷的，他让我们在平静中承受

一种揪心，一种压力。“我生怕某一天/父亲体内的哪个器官/像矿井里上升的罐车一样/升到一半，又掉下去。”

读杨康的诗，让我想到了开着奔驰、宝马横冲马路的富二代、官二代。同样的人，父亲让这些孩子有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富二代、官二代们是冷漠的，他们看到的是光环、奢华与荣耀，而杨康看到的则是沉甸甸的生活。

杨康是第一届高校征文诗歌一等奖获得者。没想到，他今年的参赛诗歌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让众多评委折服。我们祝福他，愿他的诗歌像他诗歌的标题一样“温暖”，温暖那些在穷苦中挣扎的父亲们，温暖读者，温暖社会中闪出光亮的情感与精神。让我们携起手，一起来抗拒寒冷。

在二等奖诗歌作品中，《乡村呻吟》同样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沉重，《乱坟岗的女人》似乎在为乡村女人唱一首凄厉的挽歌。乱坟岗的女人是沒有墓碑的，她们是传统与封建的牺牲品，“她的呜咽/被春风吹来吹去。”悠长的悲哀，未变成蝴蝶，却在男人的背影里淹没。“只有野花/开到了坟头上。”中南大学的谢小青的情感反刍让诗歌变得无比沉重，像错写的历史，压在一个民族的身上。与此相悖的，却是另外一种挣脱与抗拒，《谢春花跳到哪里去了》虽然哀婉，但却蕴含磅礴。谢春花跟一个外地来做生意的男人跑了，她的反叛是彻底的，她堂而皇之地将乡村的伦理进行了篡改。

谢小青的另外几首诗，主题虽显纷乱，但整体呈现还是完整的，这也正好验证了当代大学生复杂的情感与多维的思考方式。《油菜花的秘密》是乡土情怀与大学生活的一种交织与碰撞，朦胧、童趣、纯净、想象……让回忆与现实变得纷乱而复杂。现实中的“小恩小惠”与记忆中的“油菜地里的味道”叠加在一起，使作者在浑沌的思考中变得更加透彻和清明。在另一首诗中，作者塑造的就是一个清澈、透亮的形象，张铁匠是简单的，欲望是现实、朴素的，他跳出了肉体的窠臼，因此他快乐、满足。他唱道：“对面的妹妹你慢点走，我扛把锄头来为你挖土……”

苏明同学的《回到我的陋室》是干净和空灵的。作者在第一首诗中写道：“经过一次长途旅行，我就平静了许多。”在陋室之中，心绪平静的作者回忆说：“生命中总有些事物是荒诞的”，“譬如，一年时光中，总有几天/你要被一只婚庆的酒杯灌倒/你要在一场丧礼上假装悲伤”。好无奈啊！其实谁也不能逃脱。一个民族最伤感的历史包含了虔诚、尊贵、尊严、反叛的复杂。有些事物，大家都知道是多余的、虚假的，但我们依然要尊崇，甚至还要“让这心口的疤，也长在儿子心上。”经历了几千年腥风血雨的历史演变，谁愿意脱掉华丽的外衣露出满是疮疤的肉体呢？

在技法上,《回到我的陋室》的语言张力更显茂盛,思维的场地更大,空间感更强,思路也更为宽广。这些元素,或许正是作者潜力的表现。无论是《鸟投林》喊出的相思,还是一只鸟与另一只鸟的恋情,都显示了宽大的张力。

甘肃河西学院包文平的《西部精神地理》像西部刮来的风,“夹杂着那么多/隐隐的痛。”破碎、凌乱、复杂的情感让我“心痛不止”。作者写到了父亲、母亲,写到了汶川、戈壁,还有河西大地。这些与亲情交织的苍凉、悲壮,激活了读者高低错落的思考。无论是在电话里布谷鸟一样鸣叫的父亲的声音,还是母亲哽咽的话语,都是柔弱、纤细、让我心痛不止的。因为我看到“白茫茫的雪,像一片一片的心痛/落下来,笼盖四野。”这样的情感,源于一种内疚和自责。在整组诗中,我更喜欢这样的细节描写:

父亲和母亲

像两只被日子掏空的口袋,平铺在炕上

盛满了虚无的疲惫

虚与实的交错恰到好处,不空,不实,还具有一定的张力。诗歌的细节让诗歌有了血肉,有了皮肤的柔媚,继而让读者产生了抚摸细腻情感的欲望。同样在这首诗中,作者把对父母的爱转化成了另外一种表达:“多么希望父亲身体里沉淀的烟味再轻一些/母亲的白发能够慢慢地在暗夜里变黑/让他们额堂的皱纹再舒展一些。”在现实与虚幻的期冀之中,作者的表达朴素、真挚、凝重。

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陈小江同学的《这样的叙述总显得矫情》,其语言自然、随意,娓娓道来,让人不经意间便接受了作者的情绪。作者的心态是平和的,夹杂着儿子对父亲的关心与疼爱。作者写道:

省吃俭用的父亲,能搬动

比他身子重两倍以上重物,但在包工头眼里

父亲仍是个偷闲耍滑的家伙

不动声色的责怪,给人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在包工头眼里,父亲是“偷闲耍滑的”,在儿子眼里,父亲却是“能搬动比他身子重两倍以上重物”的勤劳民工。亲情、利益、人性等等,干扰着主观判断和价值标准。社会扭曲着一切,让相同的人有了不同的重量。这组诗的哲学意味是浓郁的,稀释了人们对诗歌语言的渴求。因此说,这组诗的语言虽显直白,但与网上批判的“废话写作”无关,

因为作者写的并不是废话，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重量的句子。

北京大学苏画天同学的《流亡的村庄》让我感到的依然是一种沉重，甚至是恐惧，读完这组诗，我似乎看到了村庄的遗骸和魂灵。作者的情绪没有失控，他写道：

我站在空荡的祭坛 想起窗户边饥饿的白鸽子
久久无人喂食

对几只鸽子的挂念让诗歌有了真情，有了感染人的力量。村庄是贫寒的，早已被繁华的世尘抛弃，《流亡的村庄》提出的问题是带血的，也是感伤的。

陈恩贵同学的《坚硬如水的诗情》是散淡的，细腻、琐碎、言此意彼，显示出作者的情绪宽大和自省。正如诗中写到的：“把自己藏进风里的人，兀自说着吃语，路过风曾居住的院落。你头也不抬，和游方的道士下棋。”作者的叙述是自我的，也是干净和随意的。风的家无处不在，风与阳光居住过的地方不同，风居住过的院落是苍凉的。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影响作者“下棋”的乐趣，也不能影响作者写诗的乐趣。

女人审视社会的视角与男人不同，是软弱和无奈的。整体看，李会展同学的《女人书》是冷静、随性的，无雕琢之痕。但仔细品读，却有着深远的意旨和锋利的思考，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抗议，是一种同情与挽救。现代工业，屠宰着女人的梦想，作者是这样叙述女工命运的。作者写道：

“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美好鲜艳的时光/就这样/活生生的/埋葬在
流水线上/然后/贴上商标/注明日期/在世界各地/批发/或者零售”。

这样的叙写似乎很残酷，但现实中的女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冰冷的机器、高速流动的生产线、噪音……这一切，将青春、爱、梦想化为900张凌乱的钞票，然后去购买艰辛的生活。“像个一日三餐吃饭的机器/把心酸和心事留给自己/钱寄回家去/供上学的弟弟！”

《女人书》是一代打工女孩命运的真实记录，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在我看来，《女人书》不是记录，是呼救，是呐喊。

但薇的《童话小诗》有一种浅显、清淡的情趣。可以说，读《童话小诗》不累，也不沉重。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在拥挤的人潮中，停下脚步，轻松、简单地体会一下诗的感觉，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人的高贵在灵魂,诗歌是运载灵魂的工具。热爱诗歌的人,灵魂是干净的。但近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革,许多人对诗歌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从而对诗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诗歌作品良莠不齐,加之形式自由,毫无门坎,理论界很难为新诗确立一套统一的衡量标准,以至于新诗泛滥无序,难辨真伪。

所以说,诗歌的发展方向仍显困惑。诗歌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和语言的拷问与挑战。诗歌首先不能没有语言,不能像日常生活那样运用语言,必须对语言诗化,使其区别于日常的表达。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诗的语言,诗歌将不再是诗歌。当然,诗歌也不能没有情感,失去情感的诗,是干瘪的,枯瘦的,是分行的句子。可以说,一个诗人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在奔腾不息的诗歌长河中,一个诗人若能够留下几行精美的诗如浪花飞扬,这将是一个诗人一生的荣幸。

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不是所有写分行文字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但纵观当下的诗歌,其语言的两极化倾向已让读者无所适从,要么是极其晦涩、深奥、难懂,要么是极其直白、浅显、造作。大学生受此影响,诗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可喜的是,这两年的全国高校征文活动,诗歌的来稿量是巨大的,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这说明诗歌的未来道路是宽广的,也是有良好前景的。

散文是文学作品中最不受约束的一种文体,它自由、随意、散漫,是人类与真诚的对话。在古代,散文就是指散体文章。从写作的实际来看,早在商代就有了散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就是早期散文的代表。虽然它们都是极其简单的记事,单纯而又质朴,但作为与诗歌相对的一种文体,显然已经独立存在了。事实上,整个古代都没有产生文学性“散文”这一概念,一切文学性的和非文学性的散体文章都纳入“散文”这一范畴。近代,随着小说、戏剧、曲艺和电影文学等新文体的出现和成熟,在西方“Essay”散文概念影响下,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性散文文体概念便开始出现。此次征文所指散文,就是文学性散文。

在阅读大学生征文活动中的散文作品时,我始终沉浸在一种情感的亢奋之中。大学生的生活应该是简单的,很少枝蔓横生。可是,在一等奖作品《老房》中,我却看到了另外一种复杂与深刻,作者不仅将视角深入至社会,而且还抓住了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妨阅读下面一段文字:

事实上,在民房密布的楼群中,它仅仅是个低微的廉价物品。在同一房东与无数房客间做着频繁的居住交易。也许这并非房子的心甘情愿,但命运从碎砖片瓦那刻起便注定它不得不安静地成为陌生人员的流动居住地。想到“北漂族”与这房子的命运竟也有几分相似。怀揣梦想,从

遥远的异乡来到此地，让火车、船只承载着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不亢不怨地寄人篱下，将不同身价的自己卖给城市的繁华只为求得填饱肚腹的纸张。

老房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构成了一幅图画，图画很大，我们几乎找不到老房的位置。可是，黄宇同学却抓住了这个点，并且将其放大，让画面上的细节暴露出来。因为老房毕竟存在着，老房里住着一些人，容纳着道不尽的故事。

这是社会的一个肿块，不知何时会溃瘍、糜烂。老房住过形形色色的人，“北漂”的身影在这里驻足、漂移，但这些人又带着老屋的气息离去了。或者融入社会，或者又被社会遗弃。老屋日渐枯萎，年龄已大，“肩背已显斑驳”。而老屋依然是社会的参与者、见证者、观望者。

南继军同学的《老泉》揭示的则是另外一个群体的社会问题。在偏僻的小山村——南湾村，那里有一眼泉，村人叫她老泉。请看作者的叙述：

“南湾村上上下下不知多少代人，多少张嘴喝下老泉的水，血管里流着老泉的水，鼻孔里呼出老泉的水；南湾村大大小小不知多少泥墙瓦房，都是老泉的水和泥搭建而起的；南湾村多少张红红白白的脸孔，多少件花花绿绿的衣衫，都是老泉的水洗涤，才光艳照人；南湾村大到骡马牛驴，小到猪狗鸡羊，成群结队的生灵，都喝着老泉的水，呕呕啦啦、活蹦乱跳……人们希望老泉的水不干，就像希望母亲不死一样，这是一个不假思索的愿望！”

可是，老泉最后还是枯干了，是什么原因让老泉流干了泉水，作者没有交代，但下面的一段话，却让我们的情感开始疼痛。

养活一个村子的是一汪水、一口井或者一眼泉。每一个村子的水，都扎着这个村子的根，影响着这个村子的性格，决定着这个村子的荣辱兴衰。一个村子的水要是坏了，这村子就不再是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完了。

一眼泉干了，一个村庄死了。

从城市到农村，《老房》《老泉》在不同的地域和社会层面，所触及的都是有关生存的根本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变革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是前进？是倒退？

是前进中的倒退?从表面看,社会是发展进步了,但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很难说是前进还是后退。作为大学生,能有这样的关注和思考,实属难能可贵。

苏笑嫣同学的《我是世界上的又一个你》向人们讲述了母女之间一种神秘未知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亲情,可能是爱,可能是生命拷贝或拷贝之后的自我审视。女儿对母亲的爱是独特的,也是被遮蔽的。作者试图破译一种亲情密码,似乎想从人的内心深处唤醒一种东西或揭示一种东西。作者对母亲的观察是仔细、认真、洞察微毫的。“晚上在房间,静静地看着她,眼角的小细纹,抹不掉的一些疲惫痕迹,知道她把生命中最好的都给了我。”细腻、柔情的语言中饱含着巨大的力量,像一条从山涧汨汨而生的泉水,越过浅滩,穿过峡谷,汇成大江大河。

母亲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献给了子女,自己的美丽却在无情的岁月轮回中慢慢凋谢。母爱是伟大的,不求回报,无私付出。而女儿对母亲的爱又是细腻、体贴的,在作者平和、安静的叙述中,一种奇迹在诞生。看着母亲的面容,作者的意识开始混乱,她似乎已经分辨不清自己与母亲。于是她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自己是母亲的过去,还是母亲是自己的未来?最后作者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回答:我是世界上的又一个你!

读中国石油大学李雨澈同学的《由药片想到的》,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作者超强的想象力和思辨力。吃药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吃过药,但所有吃药的人都没有对药片产生过遐想,而李雨澈同学不仅想了,而且想得很“出轨”,几乎让人叹为观止。“一颗原本与你毫不相干的小药片”,你一旦把它吃下,你的命运或许就掌握在了药片的手中,药片或许能治愈你的疾病,让你快乐;或许让你神智崩溃,死于非命。

当然药片也如哲人的书,好书可以治愈人的空虚和无知,恶书则让人堕落……总之,药同书一样,良药治病,好书育人。

《西行散记》算一篇不错的游记,散淡、自由,毫不拘泥。在青藏线上,作者的体验是深刻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凄凉难耐”?作者的情感古今捭阖,遐思万千。作者最后的感慨可能表露的是旅行者最坦然的心情:若有薄酒,我真想敬这高原,不为岁月里动荡的传奇,不为路途上动情的风景,只为了——这场相见。

旅行,就是在寻找一种情缘。心境不同,风景则有别。在苍茫大地之间,人不过是匆匆过客。“天堂”也罢,“凄凉难耐”也罢,总之相见即是一种缘分。

读中国计量学院陈丹同学的《复刻回忆》,让我的意识有了失控的感觉,时间、空间、记忆、现实、人生、梦幻……这些东西似乎是无序、杂乱的。正如文中S问的那样:“你有没有经常会感受到,很分明地,自己的记忆是被复刻过,并



再次植入了这一刻新鲜的脑海里。我们生命里依次出场的某些人物，拥有崭新的面孔，却总让人误以为是类似的记忆，重现了。”

现代非理性主义电影艺术家伯格曼说：“我在零散的时光中漫游。事实上我一直住在梦里，偶尔探访现实世界。”在《复刻回忆》中，图书馆、咖啡店、《文心雕龙》、《时间简史》……这些意象被飞机拉运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散落得到处都是。而我们——这些被吸引的读者，则坐在另一个空间里，用目光和思维开始捡拾作者抛洒的记忆碎片……

作为一种探索，《复刻回忆》是新鲜、有意义的。

苏明同学的《陇中笔记》写得朴素、自然，是作者在陇中的生活感悟。文章虽短，但有一些语言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房东喝醉酒的样子，像我的父亲，在六月的屋檐下看雨。”这样的语言我是较为喜欢的。作者的文字不铺张，不华丽，不多余，一件事、一种感觉一点一点讲述出来，平静、干净，看似一览无余，读完却余韵盎然。

邵玥同学的《上海心事》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素描，无论从语言、结构看，都是一篇不错的散文。作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上海的性格和容貌。上海的长相有着上海的特点：“上海守着一群老上海的建筑，中西合璧，以高壮柔和为基调，加以岁月的沧桑，斑驳的阳光穿过阴云打在灰色墙砖上，仿佛是一个王朝残存贵气的影子，虽然上海与帝王又无甚干系。”

《上海心事》更多的是对上海城市心态的描写，“邂逅百年历史的荣耀，公寓，夜上海的旋律，沁冷的风，无时无刻不在低语着冲击游人的魂魄，让游人收敛玩乐之心，用灵魂与这座城市的气质相接。”气质楚楚的大上海，出身名门贵族，一副小资情调。“上海是开放的，包容的，守着古典的小小寂寞，羞怯地掀开帘，再嫣然一笑。”作者笔触之细腻，用笔之深入，可谓入骨三分。邵玥同学对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能有如此深刻的思考，实属不易。

《舅老爷的枣树》写得质朴深情，可谓家长里短之中，尽显人生百味。作者没有贪图奢华的词汇，只是由常人常态处入手，从细节上表现生活的意趣与人性的情味。“看见舅老爷用一把快刀横切院中的枣树，将一圈韧皮都切了下来，那肉生生的木质部看得人心疼。”此情此景，让人想到的是舅老爷的残忍、狠毒……然而作者笔锋一转，接下来写道：“舅老爷笑呵呵地回答我的疑问，‘剥去这一圈皮，养分就运不到根部了，枣树就能结好多果子啦！这是先苦后甜呀！’”如此笔锋回转，作品便显得跌宕有致，情趣盎然了。

最后，舅老爷得了癌症，但舅老爷乐观平静的人生态度让读者感到敬重。

“冬天，枣树同所有的树木一样落光了叶子，纷纷扬扬的大雪遮盖下来，枣树遒劲的枝干兀自擎向天空，精神抖擞。外婆去舅老爷家帮忙打扫庭院，她打扫到枣树下时，不禁仰起头来，望着枣树，心想严冬一过，它是又会开出淡黄的小花来的。”

看似写景，但所有的人都明白，作者写的是一棵树……舅老爷的枣树！情景交融，一个慈爱善良、勤劳俭朴、坚强敦厚的舅老爷形象便跃然在读者的心上了。

本届高校征文的小说，可以说题材广泛，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显示了大学生驾驭小说这一文体的能力。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徐尽逸同学是小说一等奖的获得者，他的《乌鸦》叙述完整，语言准确，人物典型，小说的语境是凝重的，一直在悲悯的调子里行进。看得出作者已经具有了很好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乌鸦在传统意义上是一个不祥之物，因为李发光出生时，成群的乌鸦在麦田和院子的上空折腾，童年李发光与乌鸦很亲近，用母亲临终前的话说——李发光前世可能是乌鸦。由乌鸦这个不祥之物转世的李发光自然就是一个不祥之人，他走到哪里，不幸就跟到哪里。黑色的意象始终纠缠着故事中所有的人。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故事：

母亲生下李发光不久即卧床不起，而父亲李胜利一直与村里的寡妇刘彩云公然媾欢。母亲去世后，刘彩云带着女儿金铃搬到了李家，次年生下儿子李发亮。大姐与山外来的瓦匠相爱，他俩在芦苇地约会时被人发现，被辱骂和暴力包围的大姐此时已有了身孕，被迫嫁给了没钱没人缘的王顺。婚后王顺和刘彩云通奸，大姐难产而死。至此，李发光被认定为是李家的灾星，被赶出家门，过继给新爹余光荣。新爹失踪多年的老婆带着孩子余小宝突然回家，李发光在新家的地位一落千丈。一次，余小宝因误食羊屎被送进了卫生院，李发光再次被新家认定为灾星，又被遗弃。后来，王顺和刘彩云被发现裸死于废墟中，次日父亲李胜利亦自缢身亡。

在贫瘠、封闭、落后的村庄里，人们被宿命的手卡住了脖子，真相被掩盖，无知被夸大。一场人伦悲剧就这样上演了。作者的批判是有力的，也是残酷的。

读完冯桂平同学的《高山女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从废墟中长了出来，是那样的百折不挠，那样的有力、挺拔、坚强。黄静——一个高山女人，她厚道、好强、能吃苦，当她遭遇误会时，她喊道：“我们高山的人是穷，可我们有一双手。”误会消除后，她神色坚定地拒绝了两百块酬劳。艰辛的生活未能让她屈服，也不能

压垮她自尊的脊梁。

《高山女人》的叙述、语言的把控都很好，只是结构有点问题。前半部分写的是黄静当麦客，夜里脱麦产生的纠葛，而后半部分则写的是与女儿情感沟通的问题。尽管前后两部分都表达了雪耻与人格自尊的主题，但两个故事的内容相去甚远，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建议作者按两个短篇来处理。

《十八相送》是一篇写同性恋的小说。温和清秀的陈景楠家道中落，从北平投奔有世家交情的药商王家。表姐相云对他暗生情愫，可景楠却与王家留洋回来的大少爷王子乔一见钟情。相云识破了他俩的恋情，王夫人决定让景楠和相云完婚。王子乔要走了，送别的情景让人感慨万千。作者营造的送别气氛，缠绵悱恻，令人柔肠寸断。

后来，王子乔参加了国民党远征军，来到云南中缅边境。穿越彼此漫长岁月的，是不尽的思念和深深的失落。“我还爱你，这么多年不减半分地把你放在心上。”一段隐秘缠绵的同性恋情，历经战火纷飞、生离死别依然刻骨铭心。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英台情意生，山伯全不知。韦施伊同学借《十八相送》的爱情故事，演绎的却是两个男人间的真爱绵情。

江西师范大学周兴的《归去来兮》讲的是人性中隐秘的爱与情感的困惑和需要。小镇上，“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多年前跟镇上的泥工队去了广东后，再未回来过。直到有一天，一个养蜂人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久违的生气和温暖。“我”、母亲与养蜂人彼此关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度过了很多有趣的时光。渐渐地，养蜂人与母亲似乎有了感情。一个秋夜，养蜂人突然被毒蛇咬死，这段感情还未开始就戛然而止，留给他们的，是抹不去的怀念和哀伤。

一个是漂落异乡的养蜂人，一个是失去丈夫音信不被关爱的寂寞女人，在孤寂中他们的心灵慢慢地靠近。然而，幸福刚刚开始，就被毒蛇吞噬。这里的毒蛇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是毒蛇”的意象有着某种关联。养蜂人靠近女人，就意味着与毒蛇相伴，被毒蛇咬死也就不足为奇了。养蜂人有一种说不清的宿命。造化在捉弄人，好像最美好的也是最易逝去的。小说在揭示残缺，但同时也在挖掘残缺生活中的温暖、善良和美。小说生活化的细节，让情节血肉丰满而感人至深。

《韩熙载夜宴》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南唐李煜登基，三朝元老韩熙载认为新皇只知做些陈词艳曲，胸无大志，朝中几无治国能臣，从此对朝政心灰意冷。多年前，韩熙载救了一个名叫李春的少年，将其带回韩府，改名为韩冬宴，对其视若己出。冬宴刻苦习武，期待有朝一日能征战沙场，报效朝廷。韩熙载因早朝时言辞激烈被革去吏部侍郎一职。回家后，他告诉冬宴，朝廷已容不下自己。从

此整日与冬宴切磋文墨，夜夜笙歌。之后，宫廷画师顾闳中将所画《韩熙载夜宴图》呈现于李后主。看到此画，李煜被画中的冬宴吸引，不觉心中一动。

赵匡胤的大军攻陷南唐，李煜和小周后成为北宋的俘虏。率领部队顺利攻入南唐的武将正是冬宴，他如今已是赵匡胤的部下。冬宴与故主李煜相见，两人相顾无言。隔着珠帘，在冬宴幽咽的箫声中，李煜吟唱起“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久，这首词传到赵匡胤耳中，李煜被赐毒酒。冬宴闻讯赶回时只找到一幅《韩熙载夜宴图》。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李煜与韩冬宴之间的同性相惜，无关风月，完全是灵魂的吸引，是无法言述的。繁华落尽，掩不住深深的落寞。

借古喻今，是历史题材小说所具有的功能之一。大至国家，小至家庭，无不蕴含着同样的道理。《韩熙载夜宴》虽出自大学生之手，但韵味绵延，古意盎然。细细品读，定会有一番收获。

在胡浩同学的《死国》中，作者虚拟了一个特殊的小说世界叫死国。死国是一个不允许有情感的国家，否则会有杀身之祸。国王有三个儿子，老大凶残，老二懦弱，老三奸猾。老大想继位，认为老三是障碍，就暗中下毒，等老三意识到时为时已晚。国王死了，趁守丧之际，老大没带武器，两个弟弟联手杀了老大。老大一死，老二忽然有了野心，就设宴偷袭老三。老三却很高兴，临死前告诉老二，他很高兴老二能杀了自己，老二终于有国王气概了。老二原来以为只有自己才会哭笑，看到老三临死前的笑容，才知道是这个国家把人变成僵尸，意识到这一点，他发现自己已经再也不会哭笑了，原来那个老二已经死了。

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在《死国》中，贪婪、欲望、野心……使得人性异化，亲情荡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欲望是人性的弱点，但欲望又是强者的动力。没有欲望，人就会滋生惰性，停止不前。作者对人性的思考是直接的，也是深刻、透彻的。

《死国》作为玄幻题材，以老二的视角叙述，更容易将读者带入情境之中。整体看，情节设计还可以，有一定可读性。作品稍有不足的是：人物塑造不够立体，有点概念化，面目显得模糊。语言没区分出人物个性，稍显雕琢、粗糙。

陈光荣同学的《青龙》写的是一个农村少年惨烈的一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四毛是一个农村初中生，调皮捣蛋，因为把校长儿子的门牙打掉了，受校长刁难，一气之下辍学去城里打工。在打工途中，不幸沦为黑帮小混混。几经浮沉，最后被乱刀砍死，横死尘埃。

在荒诞的故事中，没有信仰的农村少年不自觉地做了许多荒谬的事，最后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学校是一个心灵成长的营地，四毛把校长儿子的门

牙打掉之后，四毛就无家可归了，身体在流浪，灵魂在漂泊。透过现象看，四毛走上不归之路是有原因的，作者对学校教育的指责和质疑是隐藏的，但也是锋利和尖刻的。

从小说的技法来看，作品语言很光滑，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四毛这个人物不能代表多数农村少年，典型性不强，人物面目略显模糊。在情节处理上，几处节点过分巧合，特别是黑帮小头目是舅舅，这个重要节点太牵强。另外，有些细节与实际生活差距太大，容易造成读者对真实性的质疑，如农村派出所所长仅凭陌生人身上有青龙就放人，不可信。小说前三分之一像成长小说，后面又变成了黑帮小说，作者没能把两种写法融合起来，各自的特色又没充分发挥，前后风格有点不协调。

大连理工大学王晓雪的《如果花再开》写的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的故事。作者用饱蘸同情的笔调勾绘出农家女秀芝进城后的苦闷生活，着力渲染出一片晦暗霉臭的氛围，表现了女人挣扎着的内心。三哥是秀芝进城后的依靠，也应该是为秀芝遮风挡雨的围墙，可是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孙诚的母亲，这个决定了秀芝命运的人不失时机地左右了她的人生，秀芝的人生轨道就此转弯。孙诚——秀芝的男人，竟然是个疯子！秀芝无法过自己幸福的生活，她浑身的爱无处宣泄；孙诚爱她，却无法摆脱灵魂深处的魔魇，他的挣扎只能让她更加恐惧。同床异梦的他们，只能越走越远。在孙母百般挑剔的精神虐待和丈夫无能为力的身体冷落下，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之后，落寞的她遇到了一个失意的男人，两人不经意间的触碰，干柴烈火，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开始上演。

也许他们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是善意的，也许他们也是可怜的，但不可否认，这是违背道德的，正因如此，两人也一直在拷问折磨着自己。东窗事发之后，面对婆家人的暴力和辱骂，面对丈夫的挽留和眼泪，她选择了坚持下去。现实的残酷，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妥协而改变，秀芝依然在跌跌撞撞地寻觅，却茫茫然找不到出路。又是一次偶遇，秀芝结识了五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又一次碰撞出火花，他们给予了彼此家的感觉。

故事在秀芝回乡时戛然而止，还是一场车祸，这两个人因为车相识相恋，却又因为车葬送了短暂的一生，也许他们并不后悔。

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又是残酷的，这篇小说让秀芝这棵稚嫩的苗在险恶的环境中渐渐地枯萎了。作者所关注的是秀芝的生存，因为秀芝是弱者。弱者首先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弱势，其次是心理和生理的弱势。弱者的反抗也是软弱的，在爱与恨、情与义的交火中，她选择了随心所欲，随波逐流，以一种最顺从

的方式反抗，结果只能导致悲剧的发生。作者未能给秀芝一条出路，即使最后在归乡途中，也要以车祸的方式结束一切，因为秀芝的灵魂已经霉变。作者的笔触是冷漠的，在同情与悲悯的叙述中，似乎在警示或告诫着什么。

《纪录片》中的故事或许仅仅是带着一种情绪的虚构。萨达姆死后的伊拉克，经常发生恐怖袭击。工人沙力姆的父亲因受炸弹袭击，下肢瘫痪。养活母亲、妹妹和给父亲治病全靠沙力姆。沙力姆在一家小加工厂上班，终于要发工资了，取钱的经理和会计却在银行遭到炸弹袭击，人被炸死了，取的钱也被炸毁了。沙里姆在回家的时候，碰到一个拍纪录片的美国人，他邀请沙力姆帮忙拍纪录片，之后，沙力姆带着妹妹去采买食材。回来的路上，他看到采买员的摩托车，当沙力姆走近摩托车时，爆炸发生了，沙力姆当场死亡，妹妹扑到他身上痛哭。这样惨痛的一幕，原来是制片方根据剧情精心策划的，沙力姆死于一场谋杀。不久，一部叫《血腥伊拉克》的纪录片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这部纪录片的制片公司获得放映收入两亿多美元，同时还获了国际大奖。评委会认为：摄制组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真实地反映了伊拉克的现实，激起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极大愤慨，推动了反恐事业的发展，为反对恐怖主义作出了贡献……

制片公司为了获得利益，导演了沙力姆的死。残忍、血腥、暴力……面对这样一幕，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进行谋杀？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是谁在导演谋杀？是谁在导演战争？

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是平民无辜者的死亡，是贫穷恐惧、血流成河、无家可归……作者用一个血腥的故事回答了这一问题。就作品而言，作者显然是在嘲讽什么，虽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人类渴望和平的愿望却不是虚构的。

本届来稿，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题材虽显丰富、广泛，但反映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作品特别少。多数作品都是回忆家乡生活，想念亲人，或者记录他人生活的作品，写校园生活、大学生身边生活的作品极少。诚然，大学生离开家乡，千里迢迢求学，写一些思念亲人，怀念家乡，回忆过去生活的作品未尝不可，但对身边的生活也不应该麻木啊。

大学生虽然都在大学里生活，但他们却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层面，他们中有贫穷地区的农家子弟，也有衣食无忧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所接受的家庭熏陶与社会影响千差万别。然而，在大学里，他们却是同学，一个宿舍里的室友，他们的生活习性、生活方式、世界观等，在狭小的教室和宿舍房间里要进行交汇、融合、碰撞，这一切，应该是有许多故事发生的。遗憾的是，我在大学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看到反映这一生活的作品。由此我想，大学生步入大学生活，然后去追述、回忆过去的生活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同学们